

官公河的“身份证”

□周荣华



发现海门

“好得《海门日报》”

由常乐骑电动车回海门，特地过青龙河绕到通启河北岸往西，约三里，过民灶河不远，就是“九龙岛文化湿地”公园，一派新农村景象。官公河村到了，有AAA级景区，内有老兵活动中心、农耕民俗文化馆等，可以在环筒舍体验生活，可以在河边垂钓——真是休闲的好去处。站在水边，可眺望官公河东段全景。如果幸运，还可看到鸬鹚捕鱼，可谓大饱眼福。

通启运河把东北向的官公河一分为二。东官公河畔被称为九龙岛，西官公河怎么样呢？

西官公河，在通启河南，是常乐镇培育村所在。两村之间有继承桥，继承桥为观赏高桥，东西官公河美景尽收眼底。过桥举步往西，是海门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，看着里面大型且敞亮的大棚，我不禁感叹现代农业的奇妙。

惊叹间，有一六十岁左右的老农走过。我对他说，你们村好美啊！他高兴地说，好得《海门日报》多年前发了官公河的文章，领导重视，开发商投资，我们自己努力，才有了今天。他见我通东口音，便告诉我，传说他祖上也是通东人，来这里烧盐的。

原来真是灶地

我回到海门，查找资料。原来以为三迁海门在张家镇，没想到张家镇东南三里多的官公河村也是余西场灶地。清雍正年间，把康熙后期涨起的余中场南的一万多亩沙地，判定为海门县地复涨，划给余中。一万多亩，不小的数字，加上河流沙滩，应该有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。随即环绕余中灶地快速涨成东天补沙。清乾隆元年，余中并余西，成了余西场灶地。建立海门厅后，东天补沙划给海门，这片土地成为海门厅内飞地。官公河村，当时无此名，属余西场灶地。

翻阅清嘉庆《海门厅图

志》，内有记载，户部规定，新涨各沙均归海门厅管辖。所以清末，海门先后管辖沙洲有四十三个之多。

翻阅清光绪《海门厅图志》，内有图三十八页，其中有育婴堂公地图、东天补沙图、厅境总图，涉及余西场灶地。其中有育婴堂公地图最清楚，其图标题为“育婴堂公地图”，内却注“余西场灶地”，表明“灶地”“公地”混合，系一地二名，两用。“灶地”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给“公地”；所谓育婴堂，系通州城内的，费用由“灶地”承担。“公地”“灶地”，均属通州管辖，便于协调。此情况，海门建厅前就已如此，建厅后，政策依然。

育婴堂公地图内有一横河，位于灶地中部东侧，在新官河与民灶河之间，常乐镇以西，此即官公河。灶地面积不小，东到民灶河，西到连元竖河，北到观音堂东南一线，南到东八字桥东南一线。南北、东西各有六里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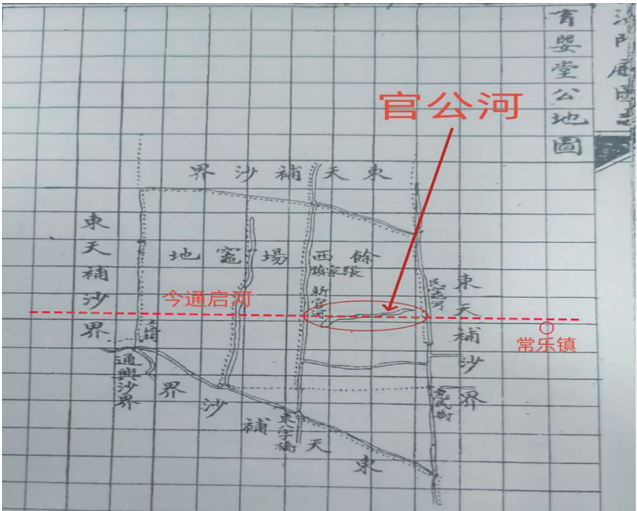
当地称官公河

翻阅二十世纪初叶之前的文献，均未见“官公”之名。在育婴堂公地图上画出，说明是条较大的河流。严格地说，是清康熙，雍正时期长江小段的部分残留，是微型湖泊；较深的原因，长江流经此处曾产生旋涡，江槽变深；后来长江急剧淤沙南移，形成小型泻湖。这片土地烧盐时间并不长，以草荡为主，生态环境良好，没有淤浅。到清末垦为农田后，农民有围泥沃田的习惯，官公河生态得以维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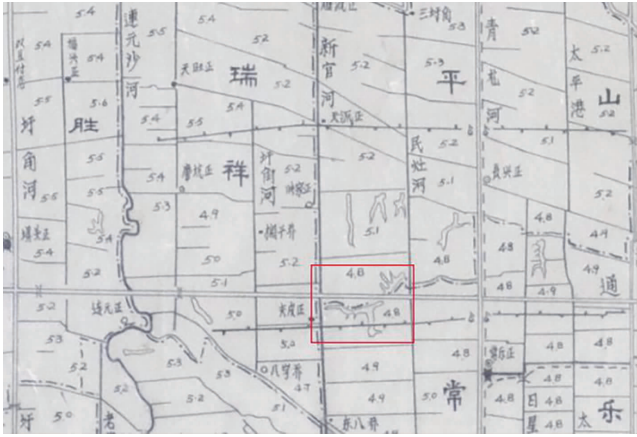
清乾隆时期规定，盐场草荡不许开垦为农田。同治、光绪时期，政策放宽，后期提倡废灶垦田，余西灶地最先响应，一批灶户来此成为早期农民。灶户人员不足，海门厅人蜂拥而入。灶地规定，本总灶民必须聚居。十四总灶民居住在连元河畔，后形成磨框镇；十三总灶民居住在新官河畔，清末由于张氏前来开店，形成张家镇，人口逐渐稠密。

官公河之名，出自灶民之口，未见任何官方记载。可能余西盐场收费拨款、育婴堂接受资金有记载，可余西志等未有面世，是为憾事。

后来，随着官公河区域的快速发展，媒体与文学的作用持续发力，官公河名闻遐迩。官公河之名，有文章说来自“存官充公”。我的通东老乡说是“没官充公”。在官公河



清光绪《海门厅图志》截图



1959年《海门县图》截图

打鱼要交税，种河边隙地要交费，割河边芦苇也要付钱。由于“没官充公”，又由于西有新官河、东有灶河，于是老百姓称这条河为官公河。

顺便说一下新官河之名的来源。

余中场南，通江之河称官河。扁担沙并余中，河口形成集镇称官河镇。乾隆十二年，官河镇与河（何）基镇同时没江。海门厅设立后，往南仍有泓沟通长江，称新官河。新官河东二里多，有沟泓运盐运草，叫民灶竖河，初期此处通北海潮水。清中后期政策放宽，民间也纷纷烧盐，故有民灶竖河之名。不久，北海水路闭塞，潮水不通，灶地实际为荡地，往余西场源源不断运送荡草。

读“育婴堂公地图”，发现官公河东不与民灶河通，西不与新官河通，这是为什么？

嘉庆《海门厅图志》记载：“海门各东西横河，大半于河口筑坝，惟发水时掘开二三尺放水，水平仍筑而截之。横河无坝者，不过十之一二。其南北竖河，则宜每岁开浚，以资蓄

洩；以达于入江之港，港有名，河不尽有名，兹志。惟载全境诸港，自西而东，以次罗列，而内河即因之可见。”官公河虽是灶地内河，也会按照规矩于河口筑坝，其原因主要是蓄水防干旱。今考察官公河，过民灶河有向东延伸沟渠。在民灶河东，不属于灶地，为干旱时开坝灌溉生成。官公河还是“鱼场”，鱼的“安全”不能不考虑，清代不会一直开通。

清末，废灶兴垦，余西灶地成为农田，不再有荡田。1912年左右，余西灶地划归海门，官公河逐渐露出真面目，是一条保存完好的生态河。

1959年《海门县图》，最为完整地展现了官公河的壮丽面貌。

今天培育村有“海门区官公岛渔庄”，不能说与官公河“鱼场”没有历史渊源。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前，灶地真正融入海门大家庭，全都拥有海门户籍，全都海门口音。官公河两岸的官公河村、培育村，则成为海门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。

李鸿章曾在四甲创办“东渐书院”

□陆遥

在四甲镇镇区，有一条南通到启东的老通吕公路穿镇而过。镇区的东侧，曾是明清时期的盐运枢纽，如今因一座百余年的书院而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芒。“东渐书院”，现在的四甲中学。这座由晚清重臣李鸿章捐资创办的教育机构，不仅是通东地区近代教育的发源地，更见证了中国传统书院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。

清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两江总督李鸿章站在通州运盐河畔，远眺着东渐书院的奠基仪式。三年前，这里曾因盐民暴动引发腥风血雨，数千盐民反抗官府与盐商的土地侵占而遭镇压。这场惨案成为李鸿章心中难以释怀的隐痛，也促使他决心以文化教化来改变武力镇压带来的恶果。书院由李鸿章提议取名“东

渐”，典出《尚书》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”。

书院创办之初，李鸿章捐银400千两，通州知州梁悦馨捐银800千两，余东典商及灶户共捐银2200千两，形成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。首任山长由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担任，这位后来成为南通教育奠基人的学者，将书院定位为“通东文化启蒙之地”，开设经学、史学、时务等课程，打破了传统书院重科举轻实学的窠臼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清政府颁发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宣布改书院为学堂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改为东渐初等小学；1914年，张謇与兄长张謇筹银三千元，将东渐初等小学及东侧东岳庙改建为南通第三高等小学。1938年，日寇

侵占四甲，校舍被占，致使从晚清之后的80余年校史几乎空白。

东渐书院在后来的发展中还成为一所“红色学校”。1929年，通海特委在四甲草蓬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，书院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，仇恒忠、俞金秀等校友成为红军骨干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师生组织“抗日救亡宣传队”，将课堂变为唤醒民众的战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书院旧址成为通东地区教育发展的缩影。四甲中学继承“经世致用”传统，在国防教育领域独树一帜。2024年，学校国防教育馆被评为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，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典范。

1951年，通东地区第一所初级中学——私立余中初级

中学在原东渐书院旧址建成开学，1960年改为海门县四甲中学，书院原有房屋建筑已全部拆建，目前仅存石碑两块。如今，历经60余年的发展，这里已成为占地百亩、拥有30多个教学班的江苏省四星级高中——四甲中学。尽管原有建筑荡然无存，但“东渐书院”的精神血脉依然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

从盐民暴动到教育重镇，从传统书院到现代名校，东渐书院的百余年历程折射出中国乡村教育的沧桑巨变。它既是通东人民追求知识的精神图腾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样本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四甲中学的操场上，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穿越时间的隧道，与157年前书院讲堂里的吟诵声遥相呼应。

海门名人传（连载）

（上接5月10日A4版）

奠基治厅第一人

——口碑堤碑德政碑主徐文灿

□周世康

令徐文灿不解的是，明德因认为沙地不宜建大的建筑而不设县，安排同知仅管沙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几十个沙洲上生发出来的事情，何止沙务？建厅时通州划来当差人丁（即必须承担赋役的人口）7525丁，崇明为2958丁，共10483丁。建厅后每年实增丁口一万多，至他二次到任时，实有丁男已经五万多。这仅仅是男性负担赋役的人口，如果以生育平衡的大概率和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大结构来计算，则实有成年男女要翻一番达十万左右，如以每户还有人口数量的一个地方，钱粮刑讼抗灾救济水利道路读书教化等，事务繁多，岂一个沙务能了？

为此，徐文灿谋划中的第一件事是建厅署，把衙门建起来，把海门直隶厅的权力中心就地放下，这是建设地方秩序安定当地人心的第一步，是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建设的首要举措。

距1768年建厅已过去四年了，但厅官办公一直寄居在通州。眼看着移民沙洲的人群，车载船运，从崇明及江南纷纷前来，每年两万多，平均每日六七十人。沙洲有人登岸，升起炊烟，既有河流圩堤等垦荒事宜要商量，更有划分地界、调解矛盾纠纷的事情要办理，但厅官不在厅地，天晴时来去，半天花在路上，遇有风霜雨雪，车船受阻，就只能在通州城里干着急。这种状况怎能长期延续下去？当初，明德认为沙地不坚实不宜建城池官署，实际情况到底如何？徐文灿就带着人带了工具实地考察。他先找几处出水时间较长、沙地土质较老的地方，像凿井那样开挖，开始表层是沙，但渐渐地就是黄壤，再往下全是黄壤。这黄壤遇水泥泞，干则坚硬，完全可以承受其上面的大型建筑。接着他又要选择有此土壤条件并且地址适中的地方，最后选中了裙带沙。而且，有人给他，裙带沙的某块地方，就是古海门三迁县治余中场坍江之处。他听了很高兴，就敲定了把厅署衙门落址于现海门烈士馆位置。

整个工程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五月十九日动工，至七月二十日竣工，兴建了厅署大门三间，东西班房各两间……大堂三间，东西库房两间……二堂五间……厅署占地一百亩，周围砌以砖墙。另外建有磨厰（秩从八品，负责掌管考核复验下属官吏案卷等事）署大门一间，照壁一道，书、差房四间……大堂三间，内房三间……附监狱一所，内有守卒房、男号房、女号房，四面围墙三十丈，狱神堂一间……除此之外，还建了狼镇标右营驻防千总署，兵营房三十间，又分别于不相连的八个沙洲和集镇建了驻兵营房。在这些所有建筑之外，徐文灿还规划了一座山。此时，他第二次赴任也已经两年多，他亲身感受到了这滨江临海之地风多雨多，尤其是夏季包括初秋，风暴潮灾说来就来。别人也告诉了他更多的往年灾害，他自己也从史书上了解到古海门县就是逐渐坍没于这样的大灾中。他现在是着手一个新厅的建设，厅署是全海门的核心，地基要高，他做到了，要又坚又固，他夯了一遍又一遍，还必须有保障。他就借鉴历史记载和别处经验，于厅署衙门后，人力积土堆起一座山，取名狮子山。山能阻水，狮子镇邪，目的是镇住潮灾，保佑海门。山上还建有观音阁，阁旁掘沟，植满绿荷……

徐文灿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工程，可见衙门建筑的标准不高。那时四周皆水，运输不便，众多建材取于当地，徐文灿要求不高，暂时能安身就行。这虽不豪华但整齐阔大的建筑，当它第一次出现在连低矮的茅屋草舍尚且稀疏，出现在还有大片的芦苇随风摆动，抬头就能看到浩浩江面的沙洲时，还是引起了震动。人们频频相传，有的特意前来观看。当衙署落成，威严的石狮蹲在大门两旁，身穿官服或皂吏打扮的人员从大门进出时，就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。“官都来了”，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稳定发展的前景；“官在本

地”，发生大事有人及时管，个人有事有冤能找到地方去说去告；更重要的是“有了衙门”，让所有沙洲上人都觉得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海门直隶厅的模样。人们欣喜，信心更足，徐文灿的名字也就在更多人口中传颂，人们对他尊敬、信任、有好感。

对徐文灿来说，建立权力中心，安定和建设地方秩序的第一步目标实现了，但他没工夫停下，新厅刚建，万事草创，还有许多重大的急事要做。

筑大堤截断江流

徐文灿考虑海门厅必须与陆地相连的第二件大事了。

四面环以江海，中间各沙洲之间还隔有支流宽泓，这样的地理结构，既不利于生产生活，也不利于治理管理。人流与物流的日益增加，沙洲与陆地间来往的日益频繁，必须要有连接沙洲和陆地的陆路交通，以便于一切人等的来往交流。那时，西天补沙与通州陆地之间，隔有一条长江支流，也称宽泓，阔处二三十里，窄处也有几里。两边民人，总有事要往来，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，都是趁落潮时段，徒步涉沙而过，但有时突发怪潮，突起狂风暴雨，江水犹如万马奔腾，从大江奔涌而入支流，如有人行至半途，无法逃避，则被急流卷走，淹毙于波涛之中……这些惨剧时有发生。徐文灿要解决这些问题。他在反复考察后提出筑堤设想，要截断通州陆地与海门厅之间的江流，使通海陆路东西相连，使南北江流彻底阻断。大多数人听到后都深为震惊，认为自古以来只有筑堤以防江潮海浪，未听说以此来截断江流。历史上白居易在西湖上筑堤，那是为蓄水给种稻农民灌溉，与徐文灿设想的完全不同。那些人认为事情太大，成败难测，花钱太多，不表赞同。但亦有少数人积极支持，而且十分踊跃，尤其是一些商人乡绅，以及深受交通阻隔之苦的一些人。各种不同议论都在徐文灿的预估之中，尽管他决心已下，但各种意见都听，可从不同意见中吸取合理部分来完善方案。在经过充分准备后，他动手了。

时间选择在冬季。虽然这时寒风凛冽，但一年中的潮水数此时最小，而且无台风更无风暴潮之虑。他组织人员规划的大堤位置，选定在通海坝村（今属三星镇大石村）至凉棚镇（今属通州区张芝山镇）一线，即今通海公路上，川港镇位于江堤中点，全长约有十四五里。筑堤开始，千军万马齐上阵。挖土的挖土，担土的担土，川流不息，号子连天。这是海门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场面，上一次也许要前推几百年，那还是北宋海门知县沈起在北海边筑海堤时。厅官署距工地二十多里，徐文灿每天与具体负责管理筑堤的地方绅士周峰、沈涵等，“黎明必到，日昃未还”。大堤开始进展比较顺利，因为冬季水浅，两头傍着西天补沙和通州陆地的地方，更浅。然而随着大堤从两头往中间延伸，水流面相对被压缩，流速变快，松软的沙土倾入水中，有部分即被冲走。筑堤现场群策群力，人们在江流入的一侧，用门板、船只等先行阻挡，减缓水流，让大堤继续前伸。快要接近截流中心，江流湍急起来，尽管流入一侧的挡水措施依旧，但汹涌的江流已很难阻挡，一个大浪头过来，沙随水去，几天辛苦筑成的土堤，一会儿就从水面上消失了。人们摇头叹息，不知所措，有的甚至悲观失望。但徐文灿不为所动，镇定自若，指挥若定。他深知这时他的一举一动，甚至皱一下眉，叹一口气，不安的情绪会迅速感染整个筑堤人马，那就会人心不稳，斗志消退。他人在工地，有时从筑成的堤上直接走到最前端，明确要求：堤进入进，堤倒再筑，除了天气原因，工地始终不停。终于，从东西两端同时推进的大堤，相距越来越近了，真正困难的时刻也来临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